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歌浦潮

第十七回 肆恐嚇驚散野鴛鴦 巧安排出示真憑據

徐阿珊與李阿光二人，計議既畢，打聽得吳美士在醒民新劇社做戲，當下找到醒民社看門的一間，知道美士小房子租在盆湯弄橋德安裡第二百六十四號門牌，便打發兩名認識倪姨奶奶的伙計，前去輪流守候，如見姨奶奶進內，留一個人守著，一個人火速回來報我知道。豈知守了一天，並無消息。你道平日無雙天天與美士相會，為何這天偏偏未去，莫非事機不密，被她得了風聲，故而裹足不來麼？其實另有一個緣故。只因這天正是俊人與如海約定搬回愛爾近路公館之日，無雙事前並未知道，故與美士約定這天再去住宿，到得臨時，俊人方告訴她要搬回家去。無雙因醫院如海時常直出直進，頗為不便，久有搬回之意，曾在俊人跟前道及多次，俊人勸她暫且住著，不料此時突然發作，搬回固是件美事，不過今天已與美士有約，如果回家，當日勢不能在外過宿，心中如何捨得。因說今天一時不及整理，而且那邊房屋已久不住人，一定很不乾淨，必須預先收拾清楚，才好回去。此番雖非搬家，然而在外已久，也須揀個好日子進宅，豈可如此草率。橫豎住在此處，又不曾同他們約定期限，再過幾天，歸去何妨。俊人道：「不行。我已與如海講明，今天搬出，那種揀好日子的迷信說話，我最不相信。這遭回家，也算不得進宅。若要揀好日子，將來連大門都不能出了。那邊屋中，一向有娘姨小大姐住著，時常收拾。我昨兒已去看過，並無不潔。此間只有幾件衣服，和零星物件，只須打幾個包裹，便好帶回，也用不著如何整理。即使遺漏一二，好在不是陌生所在，將來仍可向如海要回，何須再拖日子。你快檢點檢點，把要緊的東西隨身帶去，餘下的教娘姨帶回便了。」無雙無奈，只得將衣物整理停當，一一交代娘姨。又把首飾物件藏在身畔，與俊人同坐馬車，回轉公館，卻指望俊人走後，再去赴美士之約。不料俊人這天因恐無雙獨居寂寞，跬步不離，夜間便在愛爾近路過宿。無雙被他絆住，心中好不焦急。俊人直陪到第二天用罷晚飯才走，無雙如釋重負，料他今夜不來，見鐘頭正交八點半，暗想美士此時大約已到戲館中去了，我且過了癮，待十二點半鐘再去，那時美士已下台回來，我也不必再吸煙，彼此可以早些安歇。命小丫頭擺好煙盤，倒身睡下，自裝自吸。一邊吸著，一邊想起往日住在仁醫院，有如海父女斷伴，處處存著顧忌，免不得出去一趟，要造作計金鬼話。如今回轉家中，便可自由自在，只消老爺不來，也可喚美士到此過宿，免得我自己出頭露面，心中好生得意。過了一會，又想起兒子在日，我睡著吸煙，他在對面跳跳舞舞，引人發笑，何等快樂。目今陳設依然，姣兒安在，一念及此，不覺流下淚來，忙掏手帕出來拭淚，見了那手帕，猛想起美士有一天向我要這帕兒，口口聲聲叫我乾娘，我死了一個親兒子，卻得了一個乾兒子，豈非命該有子嗎。想到這裡，頓時破涕為笑。無雙獨自一人，吸著煙，忽喜忽非，不知不覺，已聽得台上自鳴鐘，打了十二下。無雙丟槍坐起，見那小丫頭阿娥，坐在矮凳上靠著牆壁打盹，無雙罵了聲：「該死的小蹄子。」

伸手在她後頸上擰了一下，阿娥痛醒，一手摸著脖子，一手揩著眼睛。無雙叱道：「死貨，還不替我把熱水拿來，呆看則甚！」阿娥聽說，慌忙奔到廚房把煤爐上燉的熱水，提上樓，倒了一盆洗面水。無雙洗罷面，又塗脂抹粉，對鏡多時，才換好衣服，喚醒了娘姨，命她留心門戶，自己出來，坐著黃包車，徑往德安裡。此時已有一點鐘光景，美士等得很不耐煩，一見之下，抱怨她昨夜不該失約，累人眼巴巴望了一夜。無雙便把搬家不能脫身等情，向美士說了，美士才不多言。又問：「可許多到你公館中玩玩麼？」無雙笑道：「只要他不在家，你盡去便了。那邊的娘姨大姐，都是我的心腹，決不妨事。」美士道：「如此妙極了。」即忙划了根洋火。無雙道：「做什麼？」美士道：「給你開燈吸煙。」無雙道：「我已在家中吸過了，今兒白天指揮家務，乏力得很，早些睡罷。」

美士大喜，脫去長衣，閉上房門，正待安歇，忽聽得下面有人叩門，娘姨開了樓窗，問是那個？下面一個男子聲音答道：「醒民戲館裡派來找吳先生的。」美士道：「我才由戲館回來，並沒聽得有什麼大事，為何一時三刻又差人來此尋找，回他明兒來罷。」娘姨向下面說了，下面回說：「因有緊急大事，此時務必面見吳先生，請你們開一開門。」美士怒道：「什麼緊急大事，半夜三更，擾人不得安睡，你且開他進來，如沒要事，打他兩個巴掌。」娘姨答應著下樓，開了大門，見是兩個中年男子，都穿著黑色袍褂，狀貌頗為魁梧。娘姨道：「你們半夜三更，有什麼事啊？我們少爺已經睡了。」二人笑道：「睡了不妨，有話裡面講罷。」說時走進裡面，不問情由，徑自上樓。娘姨正在門門，攔阻不及，高喊：「別上樓，客堂裡坐呢。」

美士聽說有人上樓，忙開了房門，站在扶梯頭上，見來者二人，並不相識，便問你們是哪裡來的？為首那人，對美士看了一看說：「貴姓吳嗎？」美士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人道：「很好，我們房裡講罷。」說著一手拖了美士，跨進房內。此時無雙已脫去外衣，睡在床上，聽得有人進房，揭帳一看，縮頸不逮，已被那人看見，放了美士，走下一步，將蚊帳提起，見了無雙說：「原來姨奶奶也在這裡。」無雙向那人仔細一看，驚道：「啊喲，你莫非包打聽阿珊麼？到此何事？」阿珊道：「我奉倪老爺之命，到此探望姨奶奶，不料姨奶奶果然在這裡。」無雙失色道：「倪老爺親自教你來的麼？」阿珊道：「正是。倪老爺親自教我來的。」無雙詫異道：「他如何知道我在這裡？」

阿珊道：「我也不知倪老爺怎知姨奶奶在這裡的，他還說有一位姓吳的若在，請他同來見我，因此我們還要請這位吳先生同去會會倪老爺呢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向美士惡狠狠釘了一眼。美士嚇得面如土色，身子索索亂抖。無雙也驚得手足無措。此時已忘卻身上只穿著一套單布衫褲，並不怕冷，揭被起身，顫聲道：「阿珊，你也吃了多年公事飯，可知道公門裡面好修行。況且我與你也不是沒有來往的，難道這件事還要認真不成？」

阿珊陪笑道：「並非我不講交情，只因這件事，倪老爺並不是派我一人，還有這位阿光兄一同來的，故而不能不公事公辦了，還望姨奶奶明亮，莫錯怪了我阿珊。」說時，連連擠眼。無雙會意，忙在指上脫下那只金剛鑽戒指，交給阿珊道：「我因一時不便。這戒指約值六七百塊錢，你們拿去換酒喝罷。」阿珊接了，又放下笑說：「姨奶奶休得如此，我們豈敢向姨奶奶要索酒資。這件事委實是倪老爺派我們來的，只消這位吳先生和商去會一會倪老爺，我們的責任便可交卸了。料想倪老爺很愛交朋友，決不致難為這位吳先生的。姨奶奶的東西，我們萬不敢受。」

美士聽了，幾乎嚇得要哭。無雙知道他們嫌一隻鑽戒太少，即便開了梳妝台抽屜，見有三四百塊錢鈔票在內，一併取出，和那只戒指塞在阿珊手內，說：「你們休得客氣，我實因一時手頭不便，請你將這幾百塊錢和戒指權且收下，將來如有用錢之處，仍可向我開口，這裡的事，須托你設法隱瞞才好。」阿珊接了，回頭向阿光使了個眼色道：「阿光兄，你看這件事怎樣辦？」阿光笑道：「阿珊兄既講交情，我豈不要朋友。不過這件差使，是倪老爺派的，我們如不帶一件憑據回去，倪老爺要怪我們辦事不力，或說我們假言塞責。吳先生雖然不去，那憑據是少不得的，請阿珊兄斟酌便了。」阿珊道：「此言有理。」一伸手在衣架上取了一件棉袍，一件女襖，交與阿光道：「你拿這個先走罷。」

阿光接過，先下樓去。無雙雖然不願被他們將衣服拿去，卻也不能爭奪。阿珊悄悄向無雙道：「此間地已為倪老爺知道，請姨奶奶還須略為留意。這戒指洋錢，我姑且拿去，問問阿光，如若他也不要，我明兒一準奉還。此時時候已是不早，姨奶奶單衣提防著冷，請安置罷。」說罷，又向美士笑了一笑，回身下樓而去。無雙命娘姨閉上門，倘再有人叩門，萬不可放他進來。又見美士還站在當地發戰，說：「你不覺得冷麼？」美士抽了一口冷氣道：「嚇殺我了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無雙道：「事到其間，有何法想。立到天明，也是沒用。且自睡下，從長計較便了。」

美士依言，說今夜便睡，也未必可以放心安睡。倘若再有人來，如何是好？無雙道：「他們已得了我一千多塊錢的東西，今夜決不再來。但他把我們衣服拿去兩件，卻是個真憑實據，很為可慮。他們雖說帶去在老爺跟前做個交代，我想他們得我的錢，決不致此，或者留作日後敲詐地步，亦未可知。」美士也說：「一定是他們預備敲竹槓之故。方才你不是許他們將來如缺錢用，仍可向你開口。他們恐你翻悔，才拿這兩件衣裳去。」無雙道：「但願如此，我便多化幾個錢也願意的。」

兩個人你言我語，一夜無眠。次日清晨，無雙恐俊人昨夜回愛爾近路公館，致有此變，急欲回家探問。美士道：「你今回去，如若真出了事，我如何知道。」無雙道：「今若還沒事，我夜間仍來。如若出了事，我今夜便不能來，你也趕快打點逃走罷。」美士流淚道：「萬一出事，教我作何了局？」無雙也哭道：「我自己也不知作何了局呢！但我如有能替你設法之處，一定替你設法便了。你今天不到別處去麼？」美士道：「今天我晚飯前，一準在家候信。吃罷晚飯，到戲館中去，大約十一點鐘左右，可以回來了。」

無雙點頭，拭乾了眼淚。因棉襖已被阿光拿去，只得取一件寒天用的外國大衣穿了，僱車回家。一問娘姨，知道俊人昨夜並未來過。無雙暗說奇了，便將這件事私向那梳頭娘姨商議。娘姨聽說，吐舌道：「有這等事，老爺怎能知道得如此仔細，平日我見他面子上並不曾露出什麼形跡，大約是別人冒老爺的牌子，敲你竹槓罷。但做事第一要小心，此事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必須暫避鋒頭才妙，那邊你萬萬不可再去。便是吳少爺也不能再住，最妙今兒就將房子退租，好教前途摸不著根底。吳少爺可在朋友家暫住幾時，看沒甚舉動，再圖相敘。」

無雙深以為然，便催她火速到德安裡，給美士送信，告訴他事不宜遲，馬上將那班下人散了，房子今日退租，動用家具，可寄在朋友家則寄，如不能寄，你給我找個安頓所在，暫把這些器具堆存，將來或者尚有用處。娘姨領命去後，無雙因夜間失眠，和衣倒在床上，沉沉睡著不提。且說阿珊、阿光二人，拿著三百多塊錢鈔票，一隻金剛鑽戒指，和兩件衣服，歡歡喜喜的回家。阿珊將鈔票如數給與阿光，把鑽戒向指上一套，笑說：「從此我也好出出風頭了。」阿光笑道：「你聞聞看，不覺得有點兒血腥氣麼？」阿珊道：「這戒指早已血腥氣了，因為是姓倪的化錢買的。姓倪的錢，也是做官時刮來的民脂民膏呢。」阿光大笑。第二天早上，阿珊差人到行仁醫院送信給如海，請他到茶會上講話。如海知道無雙之事有了回音，好生歡喜，立刻趕到茶館，會見阿珊。阿珊對他搖頭道：「那話兒辣手得很。」如海驚道：「莫非找不著他們的小房子麼？」

阿珊道：「小房子焉有找不著之理，而且姨奶奶也曾遇見，不過那吳美士並不在彼，我們闖進去，吃姨奶奶一頓臭罵，後來我們聲稱奉倪老爺之命，到彼探望，她才略略軟些，卻還面不改色，口口聲聲說是她娘家屋裡，便教倪老爺親自到此，也決不能禁絕她與娘家往來。末了我們搜到了一件男子棉袍，姨奶奶才有些慌張，推說是她兄弟之物，我們現已拿來，作個憑據。還有一件女襖，是姨奶奶自己的，我們順手牽羊帶了出來，請先生自作理處。」如海手支著頭呆了一呆道：「這小房子在什麼地方？」阿珊道：「在盆湯弄橋德安裡二百六十四號門牌。」如海道：「門上可貼什麼字條嗎？」阿珊道：「有的，乃是吳公館三字，一塊朱漆黑字的牌子。」如海拍手道：「那就好極了，姨奶奶的娘家，並不姓吳，這吳公館不是吳美士是誰！現放著這個破綻，不怕她賴到哪裡去。這兩件衣服你且藏著，今夜七點鐘，倪老爺在三馬路解■仙館處請客，你在九點鐘左右，帶這兩件衣服前去，須要如此如此，我自有效用。」

又在身畔摸出二十塊錢鈔票道：「這幾個錢不成意的，只可作為貼補你們車錢，改日再請你敘敘便了。」阿珊接過笑道：「我們自家朋友，錢先生又何須客氣，少停遵命照辦是了。」如海大喜，這夜七點鐘沒敲，如海便往解■仙館院中。那時主人還未到，惟有倪伯和卻早已在彼。如海見他身穿菜青摹本緞棉袍，天青緞大袖棉馬褂，光著頭，帽子放在茶几上，帶著大眶子眼鏡，手執水煙袋，正和娘姨們攀談。一見如海，慌忙讓坐。如海道：「老伯早來了。」伯和道：「我因棧中沒事，故來已半個多鐘頭了。」如海笑道：「不是從貴相知處來嗎？」伯和臉一紅道：「那有這句話。」解■仙館接口道：「原來這位倪老爺也有相好，不知是那一個？」如海道：「叫做王熙鳳，聽說也在三馬路呢。」解■仙館道：「原來是她，就在這裡過去第四家，這位先生也是赫赫有名的呢。」如海道：「自然，若非大名鼎鼎的先生，倪老爺焉肯做她。」

伯和嘆道：「莫混說罷，誰攀什麼相好來！」這句話說得兩人都笑了。解■仙館開櫥，取出一罐綠錫包紙煙，抽了一枝，遞給如海，又劃火替他點著。如海呼了幾口，正要同解■仙館講話，忽聞相幫的高喊客來。解■仙館撩起門簾，說原來是魏老爺、趙老爺來了。如海舉目一看，見是魏文錦、趙伯宣二人，還同著一個獐頭鼠目的客人，這人乃是文錦的同族兄弟，名喚魏沛芝，如海曾與他會過一次，約略有些記得，忙起身招呼道：「原來沛芝兄也來了。」沛芝抱拳作揖，操著滿口湖北話道：「錢先生久違了！還有倪先生呢？」如海道：「他還沒有來呢。」

伯和與文錦、伯宣二人，都已會過，各各點了點頭。惟有沛芝與他及是初會，於是大套攀談起來。伯和詢知沛芝現充湖北礦務局委員，因招股事來申，不敢怠慢。沛芝也知伯和是長沙富紳，頗為巴結，因此兩下裡談得很是投機。不一會，俊人也來了，還同著一個朋友，伯宣、文錦二人，都與他相識，一齊站起招呼。惟有如海卻並不認得。俊人忙替他二人介紹，如海才知此人是康槐蓀中丞的姪子康爾年，往日曾聞戈誦仙道及，此時相遇，免不得客套了幾句。俊人拿著一疊局票，先教伯和寫。伯和說沒有，俊人笑道：「你不是三馬路王熙鳳麼，怎說沒有？」

伯和道：「那邊我已許久不去了。」俊人道：「不多幾天，你不是瞞著我在他家吃酒碰和嗎，何嘗許久不去。」伯和知不能抵賴，便道：「條子你代我寫罷。」俊人寫了，又問沛芝，沛芝笑道：「我已一年多不到上海，那班相識的妓女，都生疏了，汕頭路花如是，不知在不在？」爾年接口道：「花如是去年已嫁家兄爾錦了。」沛芝道：「便是那位做鐵路局長的康爾錦先生嗎？」爾年道：「正是。沛芝先生莫非也認得他麼？」沛芝笑道：「自然認得，而且很莫逆呢，花如是可謂得其所哉。如此叫東蒼芳的林笑倩便了。」俊人寫畢，再問爾年。爾年道：「我仍是西安坊葉小鳳。」文錦道：「聽說媚月閣已到上海了，這話確不確？」

爾年道：「果然有的，她因北京生意不好，故到上海來，已經一個多月了，現在掛牌在迎春坊四弄，進場還不到一個禮拜呢。她進場之先，便耽擱在舍間。」文錦笑道：「原來爾年兄與她很有交情。」爾年道：「文錦兄休得取笑，只因內人當年曾與她結過手帕之交，故她住在舍間，你莫胡纏。」文錦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已多年不曾見她，這番進場，還未去報效。」爾年道：「聞得她這幾天和酒忙得很呢。」文錦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一則盛名之下，二則老客人多，只消一人報效一次，已可忙上幾個月了。俊人兄替我寫張條子，叫他來見見。」

俊人說很好。伯宣、如海二人，各有舊相好，俊人一寫畢，請眾人入席。伯和居首，爾年次之，再次便是沛芝、文錦、伯宣、如海等七個人，挨次坐下。俊人先替眾人斟了門面杯道：「近來堂子中的菜，都十分薄削，而且很不中吃，他們以為客人前去擺酒，是存心送洋錢給他們用的，故此隨隨便便，給他們吃些罷了。其實擺酒有幾種擺法，有一班嫖客，存心在先生或阿姐們的身體，吃酒碰和，拼命報放，這班人因為著送錢而來，原不考究口腹，便給他些狗屎吃了，也決不說半個壞字。還有一班客人，專誠請幾個朋友敘敘，吃了這種酒菜，豈不是令人掃興。故而我今天的菜，乃是中華菜館定的，酒是王寶和叫的，你們大家嚐嚐如何？」

眾人都道很好。解■仙館在旁笑道：「倪老爺的話，未免太夾七夾八了。堂子中的酒菜，薄削固然不免，但也須看地方去，未可一筆抹殺。有些包房間本家精刮，辦的菜自然不中吃。有些本家巴結客人，辦的菜也未必較菜館相差多少。」俊人笑道：「我說錯了，你家的菜是好的。」解■仙館道：「豈敢。」眾人一齊大笑。如海笑道：「先生發標勁了。」解■仙館瞅了他一眼，如海便對她擠眉擠眼的扮鬼臉，引得解■仙館笑了。文錦笑道：「錢如海弔膀子，罰酒一杯。」如海應聲，舉杯一飲而前眾人開懷暢飲，酒過數巡，如海發起道：「今天我們所叫各局，誰的信人先來，我們各人賀酒三杯。」文錦、俊人拍手道：「贊成之至。」

話猶未畢，忽見門簾起處，一個半老佳人，隨著個垂辮小婢，裊裊婷婷的走了進來，隨把眼光向四座飛了一轉，輕移蓮步，到伯和背後，嬌滴滴聲音叫了聲倪老爺，順手拖過一張凳，款款坐下。眾人齊喝一聲彩。文錦高喊俊人拿酒壺來，我們各人敬倪老伯三杯。伯和聽說，不覺慌了，連說使不得。文錦道：「令出如山，違者以軍法從事，有何使不得！」俊人代伯和討饒道：「家叔不比別人，年紀大了，酒力不勝，前言作廢罷。」文錦道：「虧你說得出，你方才不是首先贊成的麼？有言在先，便是皇親國戚，也要吃各人三杯賀酒，快拿酒壺過來。」

俊人無奈，遞過酒壺。文錦滿滿斟了三杯酒，擺在伯和面前，說了個請字。伯和乾著急，面漲通紅，做聲不得。王熙鳳問是什麼意思，如海代答道：「這是你害他的，我們方才約定，誰的先生先到，我們各敬三杯酒。偏是你第一個來，豈不是你害他的嗎！」熙鳳聽說，暗想今天席上，都是生客，何妨借此巴結伯和，仗著自己酒量好，因問如海道：「這酒可以代喝嗎？」

如海說可以。文錦也說代喝很好。熙鳳更不多言，隨把文錦斟的三杯酒一氣呷乾。接著爾年、沛芝、伯宣、如海、俊人五人，各敬三杯，熙鳳共喝了十八杯酒，眾人齊聲叫好。伯和很覺過意不去，問熙鳳可要小菜過口，熙鳳回說不要。伯和想拿些水果給她吃，百忙中取了一隻香蕉。熙鳳慌忙奪過，丟在地上。文錦眼快，看得真切，一彎腰，撿在手中，高高舉起說：「倪老伯請王熙鳳吃廣東香蕉呢。」熙鳳羞得俯首在伯和懷中，不肯抬頭。眾人又是一陣大笑。這當兒伯宣叫的紅蕙小榭，如海叫的綠意樓，以及爾年的葉小鳳等，陸續都到。不一時媚月閣也來了，俊人看她約有二十四五年紀，小圓面孔，皮色雖不十分白，卻生得眉目清秀，修短合度，衣服華麗，顧盼動人，俊人暗暗稱贊，盛名之下，果非凡品。文錦一見，忙招手道：「老二這裡來。」

媚月閣見了文錦，笑道：「我道是那一個，原來是魏大人。」文錦親自撥過一張凳，給媚月閣坐了。媚月閣見有康爾年在座，笑道：「原來康少爺也在這裡，少奶這幾天身子好嗎？」爾年道：「她又舊病復發了，動不動肚子疼痛。」媚月閣道：「她這腹痛真累人，還須早些醫治才好。」爾年道：「正為這個，現吃唐乃安醫生的藥水呢。」正言時，外面又來了一個信人，乃是沛芝叫的林笑倩。沛芝雖認得她，她不認得沛芝。站在當地，說那一位姓魏。沛芝招手道：「在這裡。」笑倩對他看了一眼，懶洋洋走到他背後坐下，一語不發，眾人都替她不舒服。沛芝並不在意，涎著臉問長問短。這天席上叫來的局，除媚月閣不唱外，還有林笑倩，烏師來了，推說喉痛回卻。其餘各人都唱一出，惟有王熙鳳格外討好，唱了雙出，果然疾徐中節，響遏行雲，眾人又各喝采。熙鳳加意巴結，第一個來，末一個走，眾人都贊倪老伯好運氣。伯和十分得意，信人散後，俊人很為高興，要豁走馬通關。忽然有個娘姨進來說：「倪老爺，外面有個朋友找你。」俊人道：「你教他進來。」娘姨道：「他說有機密大事，不便進來。」俊人道：「什麼機密大事，鬼鬼祟祟的，待我看是那一個？」說著離席，隨了那娘姨出去。如海道：「我們別管他們機密不機密，豁拳罷。」

於是如海豁了個通關，文錦也豁了個通關。伯宣的通關才打得一半，俊人進來，面有怒色，眾人都在拳頭上用工夫，毫不在意。惟有如海心內明白，俊人看著他們豁拳，挨到自己，推說頭痛，都由如海代豁，自己飲酒。豁罷拳，俊人便教拿乾稀飯來。吃畢，眾客道了謝，陸續散去。如海也要走時，俊人一把拖住道：「且慢，我有一件事，與你商酌，請你一同到卡德路舍間走一趟。」如海笑道：「半夜裡什麼機密大事，我因方才多輸了拳頭，喝酒喝得醉了，而且此時已十點鐘敲過，要回家睡覺去了，有話明兒再講罷。」俊人道：「不行，今兒除非你我二人中，有一個死了，否則一定要當夜解決的。」如海笑道：「你沒多醉酒啊，怎的講起醉話來了，什麼死不死的。」

俊人無語，拖他坐上包車，同到卡德路公館。俊人一進門，先問使喚的小丫頭，有人送包裹來沒有？小丫頭說有的。俊人道：「放在那裡？」小丫頭道：「放在起坐屋中。」如海假說什麼包裹不包裹，俊人不答。二人同到起坐間內，有一個娘姨，正抱著小孩子哺乳，見了如海，叫道：「錢少爺！」如海認得他是當日無雙處的奶娘，說：「原來你到這裡來了。」奶娘道：「正是。我在先陪著姨奶奶，後來姨奶奶用了梳頭阿姐，我便到這裡來咧。」俊人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你抱小的去睡罷。」奶娘聽說，抱起孩子，帶唱帶拍走進隔房去了。俊人讓如海坐下道：「我今天不能不佩服你有先見之明。」如海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？」俊人道：「剛才解■仙館院中，不是有個朋友找我嗎？你曉得這人是誰？」如海道：「我又沒跟你出去，知道是那一個？聽娘姨說，有什麼機密大事，我正要問你，究竟什麼回事呢？」俊人歎道：「說也慚愧，這人叫做徐阿珊，你認得他嗎？」

如海想了一想道：「有的，這人不是一個包探嗎？他來找你則甚？」俊人道：「當時我一見是他，也很詫異。他見了我，便交給我這個包裹。」說時把台上放的包裹，指給如海看。如海道：「哦是了，一定是尊府失竊，被他查著了。」俊人道：「我也這般想，豈知他一開口，竟大出我意料之外，他說聞得唱新戲的吳美士，在盆湯橋德安裡二百六十四號門牌，借著一所住宅，自稱吳公館，勾引良家婦女，深夜入內奸宿，他因此率同伙伴，前往搜查，豈知美士並不在，彼只有一個婦人在內。」如海道：「也許有的。」俊人道：「你可知這婦人是誰？」如海笑道：「我又不曾親眼目睹，怎能知道。」俊人恨聲道：「這婦人便是我家老三。」如海詫異道：「那一個老三？」俊人切齒道：「還有第二三個不成？」如海道：「或者他與吳美士親戚呢？」俊人道：「這句話誰告訴你的？」如海道：「我自己估量而已。」俊人道：「怎和阿珊說得一樣。阿珊一見是她，不敢得罪，問她姨奶奶因何在此，她回說這是她的娘家兄弟家中。阿珊因不知她的底細，不便盤問，只拿了她一件棉襖和一件男子棉袍包來給我，還說賠罪冒犯，你想這件事丟人不丟人呢！」

如海聞說，昂頭呆望著俊人，一言不發。俊人又道：「那一天你不是告訴我，老三時常住在外面，與吳美士有染等語，我因固執己見，以為她素來安分，言語之間，不免冒犯了你。今日一想，很為抱愧。當日悔不聽你之言，致被外人察出，真是悔之無及呢。」如海道：「這也不必說了。常言道：既往不咎。只要姨奶奶日後稍為留意便了。」俊人搖頭冷笑道：「沒有這般便當罷。我是何等樣人，她敢屢次在我頭上搗鬼，此番我非得用手槍結果這賤人性命不可。」如海道：「你又要發呆了，人命關天，非同小可。況且這還是莫須有之事，何苦小題大做呢！」俊人怒道：「什麼莫須有，現放著真憑實據在此，你還要代她圖賴不成？」如海道：「由你罷，但你這一鬧，只苦了姨奶奶一人，那吳美士得了風聲，早已逃之夭夭，逍遙法外。況且捉奸捉雙，活口既無，你也奈何她不得。」俊人道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